

ZOUJIN GAOSHIQI

李宗浩 编著



走近高士其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ROLAND GAOSHI

罗兰高士



走近高士

罗兰高士真

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李宗浩 编著

走近高士其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近高士其/李宗浩编著. - 河南: 河南大学出版社,

1998.12

ISBN7-81041-610-3

I. 走… II. 李… III. 高士其-生平事迹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2537 号

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)

责任编辑 朱建伟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6 插页: 8

字数: 404 千字 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(精)24.80 元
(平)19.80 元



李宗浩，1939年生于浙江湖州南浔镇。长期从事急救事业，是国内外著名的急救医学专家、主任医师、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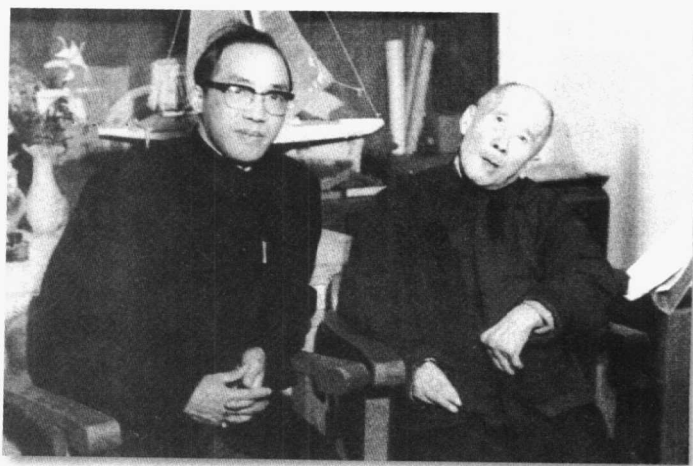
李宗浩自幼爱好文学，青年时代与高士其相识，成为忘年之交，深受高老信任赏识，是其得力助手。李宗浩作为一位医生，既献身于医学事业，又以巨大的热忱投身于科普工作。业余创作编著了《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》、《人体的奥秘》、《第一目击者——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》、《医学小百科》等书，是一位有影响的科普作家。







高士其与秘书
高仰之



高士其与作
者李宗浩



少先队员给高爷爷授红
领巾



小朋友们请高爷爷签名留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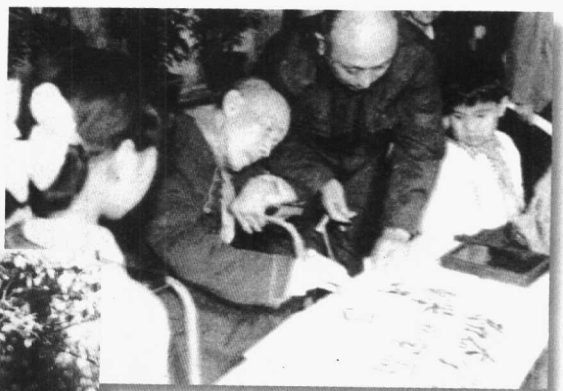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士其正在给孩子们作报告



高士其与杭州
凤凰山小学的
“高士其中队”
队员合影

高士其为孩子们题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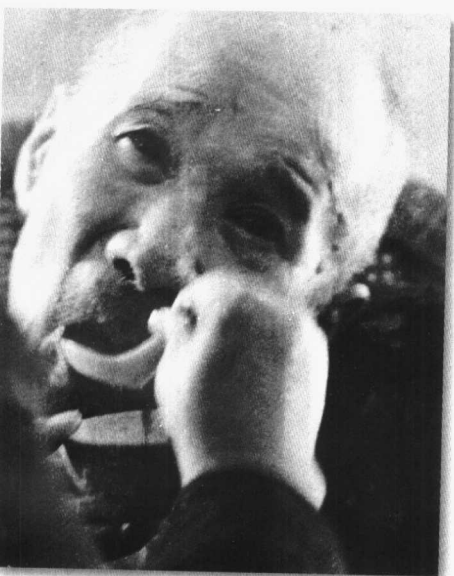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士其与南方农村的孩子
们在一起

高士其与夫人金爱娣



高士其因劳累眼睑下垂时
需按摩后眼睛才能睁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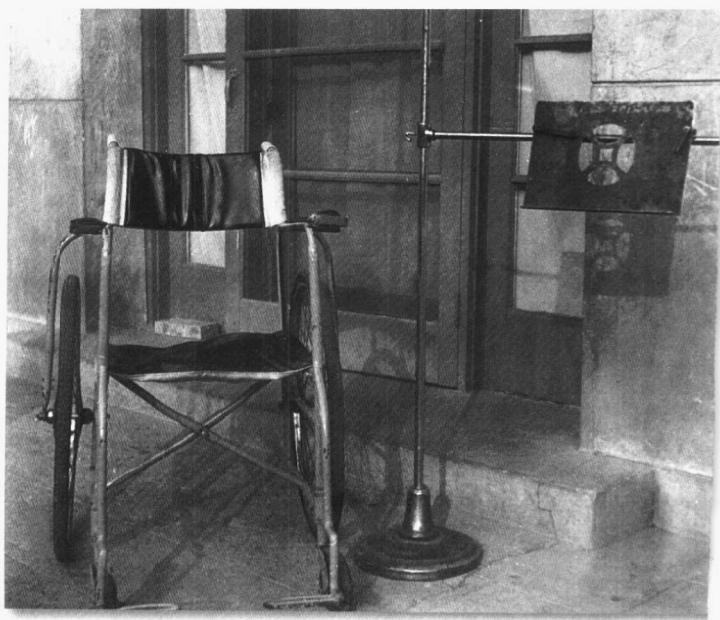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士其在吃饭





高士其同志的会
客厅



高士其同志
坐过的推车
及用过的阅
读书写架

你的人生最充实 你的人生最壮丽

——《走近高士其》自序

李宗浩

—

1988年12月19日凌晨6时30分，高士其在北京悄悄地走了。他走出了北楼病房，走出了医院的大门，走出了宽阔的十里长街，走出了繁华的世界，走出了黎明的星空。

他是静静地没有惊动别人自己走的，他是含着微笑没有向人告别离开的。他穿着一套合身的灰色中山装，自如地从床上、藤椅上站立起来，没有人搀扶，也不用昔日的轮椅推车，脚步轻盈快捷，如同他青年时期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行动，潇洒自如。

半个多世纪了，他行动从来没有这样利索过，他高兴得轻声低吟起来，他的声音清晰，吐字流畅：

“我虽然不能起来，
我虽然被
 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
 囚禁在椅子上，
但是哟，
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。”

当他吟到这儿，他笑了。他现在不仅能行动自如，而且被病魔

扼杀了半个多世纪的声带也解脱了。从小就是爱说爱笑爱唱的他，现在可以一展歌喉，纵情高唱：

“生命啊！

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；

你歌唱欢乐的大地，

你歌唱喜悦的春天。

生命啊！

你是一出演不完的戏剧；

三十万万年前就已演出，

一直演到今天。

.....

生命啊！

你那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青年一代，

勇敢地向科学进军，

攀登历史的新高峰。”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高士其从未像此刻那样地自如，地心引力对他再也没有一点制约，他就像宇航员在飞行舱内失重一样，处在一种游离飘浮的状态。他意识到，他行将离开这个星球。他以科学家的严谨思维和文学家的丰富想象敏锐地感到，他有形的躯体在开始分崩离析，要永远离开故国热土。于是，他引吭高歌。

他的歌声在城市、农村、高山、大川的上空回响……他愈走愈远，他频频回首生命给地球带来的繁荣，地球给他一生83年带来的风雨岁月。他没有一丝哀怨，他没有半缕惆怅。作为中国人民

的儿子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正直的科技工作者，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，他竭尽了心血。

他无怨无悔、无悔无憾地走了。因为生命的戏剧演不完，生命的图案画不全，生命的史诗写不尽，生命的春天唱不够。

二

我和高士其老师于1956年春相识，我们一见如故。其实，50年代初，在故乡太湖之滨春茧丰收的季节，我第一次读他的名作《菌儿自传》时就认识了他，那时我还只有十二三岁。此后，我从报刊介绍他的文章中进一步了解了。但当我与高士其见面的瞬间，我惊呆了！他的健康状况、瘫痪程度，远比文章介绍和我的想象严重得多。他讲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他在别人的帮助下与我握手（实际上是我握着他无法伸开手指的手）。在我们不到半小时的见面时间内，他的眼睛被下垂的眼睑覆盖了好几次，经过按摩才睁开眼睛，继续我们的谈话。

他在生活起居难以自理，常人写作的基本条件几乎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，创作出了那样优美的科学文艺作品，而且以饱满的热情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。

瞬间，我由见面前一个年轻人对名人崇拜的心态，油然而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敬仰、尊重的感情，他是我的导师！而他对我也似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情感。我们彼此间年龄、身份、地位等等差距，迅速地消除了。从此，我们成了忘年交。

在那政治严寒百花凋谢的十载“文革”，在那“最难风雨故人来”的岁月，我们交往甚密，彼此了解、理解得更深。从高士其那似是缺少表情的脸上，似是呆滞的眼神里，我总隐隐地感受到一种与他外表极不相称的勃勃生机，一种与他孱弱病体迥然不同的潜在强劲。他内含着无穷尽的力量，他的机体的每个细胞，每个原子，每个电子，每时每刻都在“激荡”，都在“爆炸”。

为此,我有时竟由爱因斯坦的 $E = mc^2$ 的公式,联想到高士其的科学诗《我的原子也在爆炸》,再联想到他的潜在强劲。 E 代表能量总额, m 是物质的质量, c 则是每秒 30 万公里的光速。按此计算,如果真能使物质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为公式所示的能量,那么区区 2 公斤的煤的全部质量,可以变成 200 多亿度的电能。原子弹的威力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? 而高士其的“我的电子也在激荡”、“我的原子也在爆炸”的诗句,不但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抗战刚刚胜利就打内战的罪恶行径,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的力量像原子爆炸,威力无比。

高士其的原子、电子爆炸的力量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的力量,是驱使他一生历尽艰险从不却步追求光明的力量,是一种人格的力量,君子自强不息的力量。在人生征途上,高士其一点也不软弱,他是个强者。他不是消极人生,而是积极进取;他不是有病呻吟,而是乐观奋发;他不是饱食终日,而是辛勤耕耘;他不是无所事事,而是紧张充实。这些,读者在本书中将会得到充分的了解。

三

在高士其远离我们的第一个周年,1989 年 12 月,我提议中华医学会总会在京为他举行一个纪念座谈会。会议开得简朴充实。这次纪念会的召开,不仅是人们对他昨天的缅怀,更是为了明天科普事业的兴盛。次年,我即赴美国作“访问学者”研修急救医学。

1991 年初春,我到芝加哥和那儿医学院的教授、医生们开会。此情此景,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高士其。64 年前,高士其抱着“科学救国”的愿望留美学习,不正是在这里研究病毒而不幸染病造成终生的不幸的吗? 今天,我们这些后来者,同样怀着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志向,远离故国。日后学成归国,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。

在芝加哥,我漫步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,我漫步在密执

安湖、芝加哥河畔的草坪公园，在这高士其曾经刻苦攻读的城市散步。我的思绪如同那水面的涟漪。我想象年轻的高士其那时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散步和深沉的思考。独自的散步，是最能产生思想的时机，更何况在异国他乡，形单影孤，无人干扰，头脑冷静，思路清新。

高士其献身科普事业，固然有后来患病瘫痪的因素，但纵观他的一生，尤其是从在美国芝加哥的生活来看，也有其必然因素。芝加哥各种著名的博物馆比比皆是，科学普及活动十分普遍。我想到自己，学成归国后，除了从事急救医学专业活动外，科学普及同样应该积极进行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了昔日的计划经济，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科普似乎被冷落了。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在中国社会上曾掀起的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，大力普及科普知识的热潮，似乎已成为遥远的涛声。

科普的低谷，科学真理涛声的微弱，必然是假冒伪劣的泛滥，伪科学的喧嚣尘上。没有科教兴国的理想与追求，缺少献身科学的榜样和精英，必然是急功近利、不正之风的漫天飞舞。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于1993年10月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重要文件。在这份重要的文件发出后不久，一些科技界的新老朋友提到了高士其这面中国科普界的鲜艳旗帜。有位朋友与我谈了高士其的往事。这位留美学者回国后担任了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。像所有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，他可以为科学献身，但对践踏科学、出卖灵魂、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者，则坚决分道扬镳。他毫不犹豫地丢掉了这个名利颇优的职务。到上海发表文章时，他又将高仕铎改为高士其。“丢掉人旁不做官，丢掉金旁不要钱。”刚正耿直令人敬重！这位朋友讲，时下个别的所谓专家学者的所作所为，实在令人遗憾。他调侃地说：“没有人旁争做官，缺少金旁乱要钱。”他认为，社会需要高士其精神，科技界需要高士其榜样，